

熟讀博物館禮節

人類目私行為往往把歷史文物摧毀。三年前震驚全球的「丁錦昊到此一遊」事件，丁某與家人到埃及旅遊，「十多步」刻上華人最愛遊覽名句「某某某到此一遊」，破壞了埃及三千多年歷史古物。事件曝光後引起軒然大波，成為華人社會公眾熱議的話題，丁錦昊的父母替孩子向大眾道歉後，但事件仍然繼續發酵。發生這樣的事，孩子固然有不是之處，父母也是要負責任的。孩子是張白紙，純潔得像天使，而家長教育的缺失及縱容，往往會把天使引導成蠻不講理、任意妄為的小惡魔。大家必須時刻保持良好質素，在國內外也不要做出有損中國「禮儀之邦」形象的事情。

人類目私行為往往把歷史文物摧毀。三年前震驚全球的「丁錦昊到此一遊」事件，丁某與家人到埃及旅遊，「十多步」刻上華人最愛遊覽名句「某某某到此一遊」，破壞了埃及三千多年歷史古物。事件曝光後引起軒然大波，成為華人社會公眾熱議的話題，丁錦昊的父母替孩子向大眾道歉後，但事件仍然繼續發酵。發生這樣的事，孩子固然有不是之處，父母也是要負責任的。孩子是張白紙，純潔得像天使，而家長教育的缺失及縱容，往往會把天使引導成蠻不講理、任意妄為的小惡魔。大家必須時刻保持良好質素，在國內外也不要做出有損中國「禮儀之邦」形象的事情。

思旋天地

法國印象派大師莫奈十七幅大價真跡藝

術品由上周三起在香港文化博物館展出。莫奈為印象派大師，以粗獷模糊描繪風景，顛覆當時法國傳統追求像真畫風。如曾遊歷過莫奈在巴黎吉維尼花園的故居會驚嘆，花園面積不大，但在大師眼中猶如無際遼原，神來之筆把花園內天、地、水、光合而為一，細膩的色彩運用，帶出四季變化。

這個籌備接近四年的莫奈畫展，有很多細心地方，如大部分畫作表面以不反光膠片保護，透光度達百分之九十九，可近距離看見筆觸，即使被燈光照射，也不會反射周邊環境，不妨礙觀眾欣賞畫作。然而有欣賞珍貴藝術品之時，往往都給身旁不識博物館「禮節」的人士大掃雅興，如今次莫奈畫展中的《倫敦滑鐵盧橋》是展品中唯一一幅粉彩畫，而莫奈流傳於世的粉彩畫不多於五張，因此特別珍貴。由於以粉彩繪畫在紙上，對光線特別敏感，所以不能攝影。即使有工作人員在旁提醒，時有人偷偷拍照。若是愛畫之人，必明白拍攝光線會對名畫造成的破壞。

隨想國興

宋朝有位高僧，法號佛印，據說他三歲

就能背誦《論語》，五歲就能誦詩三千，他和蘇東坡是至交好友，常相往來。蘇東坡被貶官至黃州時，佛印住在廬山的金山寺。二人的交往妙事很多，其中一個是有一天蘇東坡覺得自己對禪已經開悟了，於是寫了一首偈詩：「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八風是指生活中會遇到的「稱、讚、毀、譽、利、衰、苦、樂」八種境界，能影響人的情緒，故形容為風。）

開悟

蘇東坡很得意地派書僮把詩送到金山寺給佛印看看他對禪的開悟程度，結果獲批二字：「放屁」。蘇東坡見後大為憤懣，親自渡江到廬山，當面質問，佛印回答說：「既然八風吹不動，為何一屁蹦過江？」

這是商務印書館最近出版的新書，是馬星原編著的《智者日常》的一個小故事，馬星原用漫畫方式，幽默風趣描繪出個中的哲思。書中共有六十個這樣風趣的禪思故事，讀來既幽默，更令人產生開悟式的思考。比如講到一位禪師視蘭花如命，有天外出家弘法，吩咐弟子好生照料那一架子的蘭花。結果弟子不小心全碰倒在地毀了，弟子以為會挨好一頓責罵，但這位禪師卻說，他養蘭只是為了怡情養性，不是為了生氣而種植。我們不是常常為了這類別人不小心的事而生氣，甚至大發雷霆嗎？但是氣憤根本就於事無補，倒不如學學禪師那般釋懷，人生才會過得適意，這才算是開悟。

看《智者日常》，必然能從裡面的小故事裡，悟出人生的某些道理。不信，不妨試試。

如果愛，每天都是節日

琴台客談

胡野秋

母親節這天，打開手機和電腦，就被滿屏的「媽媽生日快樂」、「祝母親節日快樂」刷瞎了雙眼。即便關了手機和電腦，走在大街上，也被滿街的標語和鮮花，以及街道商店裡煽情的關於母愛的歌曲亮瞎了眼睛和堵塞了耳朵。城區的酒樓幾乎都人滿為患，孝子賢孫們請母親喝早茶、午茶、午餐、下午茶、晚餐、晚茶的比比皆是，「孝順」在這一天被表現得淋漓盡致。

無聊地刷微博，微博的娛樂頻道裡，各路明星更是沒有放過這個作秀的節日，明星們的祝福滿屏，打開都是他們晒的各種照片，男明星晒母親照，晒岳母照；女明星晒母親照，晒婆婆照，還有各自和母親的合照，和去世的母親合照，與母親的各種往事，對母親的偉大、母愛的歌頌等等……彷彿除了這個節日外，他們的母親便不再是母親，便不再偉大，便不再值得歌頌。

想想接下來的父親節，這一幕又會如出一轍地重演一番，不免頭大。翻看資料，所謂母親節與父親節的歷史不過短短的幾十年而已，它們的由來，也不過是因為發起人感念父母養育自己的不容易而希望有一個節日來表達對父母的愛和敬意，因此才有了這兩個節日的問世。

然而，所有心安理得過着每一個母親節、父親節，享受着孩子的祝福，接受着孩子的禮物的母親和父親們不知道有沒有想過，無論你是一個母親，還是一個父親，在你最初選擇一個母親或者是一個父親的時候，你是有着選擇的自由，不管是主動還是被動，不管是愛還是不愛，不管是為了什麼目的，只要選擇了，便順理成章地成為孩子的父母親。而成為孩子的父母親們，有多少是因為所謂的「傳宗接

代」而生育了孩子？有多少是因為「意外的歡愉」而生育了孩子？有多少是因為「別人有我也要有」而生育了孩子？還有多少，是因為想要全心全意地去愛一個新生命而生育孩子，並且全心全意地去養育孩子，讓他們快樂健康地成長，自由地感知這個你硬塞給他們的世界？孩子卻是注定無法自由選擇身份，因為有了父母的選擇，他們便無可選擇地來到這個世界，成為父母的兒女。而當他們無可選擇地來到世上，在懵懵懂懂地對這個世界什麼都不了解的時候，就被祖輩們灌輸着各種「百行孝為先」的觀念，在各種束縛下磕磕絆絆地成長，大多還要肩負重任——完成父母未曾完成的理想，辛苦地接受父母期望他們所受的教育，成為他們所期望成為的人。

聽說國內的人們近年來除了過舶來的母親節和父親節外，還有人倡議中國人應當過有中國特色的母親節——以孟子母親生孟子的那天作為中國母親節，也有人想以岳飛的母親，甚至傳說中的女媧的生日來作為中國母親節，更有甚者，將農曆七月十五的中元節稱作「中華母親節」，以此提倡孝道，簡直令人啼笑皆非。七月十五是傳統的「鬼節」，借用現在網絡流行語來說：這是什麼鬼！

我的母親不與我同住，我總是隔三岔五地打電話給她問安，而往往會避開母親節這個煽情的節日。我的母親倒也不在意，就像她從來不刻意灌輸給我任何愚孝的觀念一樣，她給我的惟有一份單純的愛和放任的自由。我的孩子也已長大成人，偶爾接到他節日的問候，我便開玩笑地說，哪天有個孩子節就好了。我希望可以在這天，由衷地對我的孩子說一句：「抱歉，沒有經過你的同意就把你帶來這世間了。」

所幸，我和我的孩子在這世間彼此相愛，互不嫌棄，是可以輕鬆結伴玩耍的朋友，也是能夠相互傾吐心事的哥們兒。如果我們選擇做孩子的父母，如果我們給孩子的是「一份自由的愛，那麼，每天都是節日。」

五月的紀念

1949年，北平迎來解放，她的人生也柳暗花明。調回北平，她成為專職保健員，工作穩定，婚姻也瓜熟蒂落。光陰荏苒，世事變遷，有些事情終究會浮起來，身世謎團在1992年春天終於揭開。堂哥查祿百年事已高，向她道出壓在心頭已久的秘密：「過去沒有條件說這事，說了怕對你不不利。現在是天地利人和，再不就，我這把年紀，有個三長兩短，怕對不住蔡公時烈士，也是對你的不公。」她知道自己是被抱養的，萬萬沒想到是蔡公時的女兒，內心一片複雜。

「從北京到濟南、天津、北平、錦州、北京、東營，每個地方都有條件和可能落戶扎根，是父親靈魂緊緊牽着自己，使他的女兒最終又回到濟南扎根落戶，永遠陪伴着父親。我一生不信鬼神，但我相信，父親的英靈在冥冥中一直和我在一起。」1992年，經過多方努力與詳細核實，她的身世得到確認。「哥哥叫蔡今任，我就改名為蔡今明，意思是如今才明白自己的身世。」那一年，她65歲。

1993年，在家人陪伴下，蔡今明趕到父親的老家江西九江，參加甘棠公園蔡公時烈士紀念碑悼念活動。1994年、2001年，應哥哥的邀請，她先後兩次赴台。

老人的堅定與從容，恰恰是經歷大悲愴、大苦難之後的豁然與清明，寄託着一種思念，蘊藉着一種精神，綿延着一種品格，傳遞着一種力量。她心中縈繞着一個地方，那就是濟南——父親的殉難地。後來，她回到了濟南，穿越時空與父親「團聚」。

後來，在趵突泉公園的蔡公時紀念園，我再次邂逅蔡今明老人，她與一些來訪者參觀紀念館，

依舊精神明亮，從很遠處我就聽到了她的聲音。無形中，我的情感彷彿被什麼東西擊中，獲得感召與呼喚，是不輕易說出又始終存於胸的「愛國」兩字嗎？我说不清楚，但我懂得，生命裡能夠遇到白髮的芬芳，還有什麼樣的漫漫征程不能度過呢？此刻，耳畔響起俄羅斯女詩人吉皮烏斯的聲音：「沒有必要重複他們走過的路，但是有必要向他們索取。索取，然後繼續前行。或許只有那時，我們才能真正做到『不要懼怕，不要遲疑』。」

「五三」慘案紀念活動中，還有個熟悉的身影——年過七旬的靖樹華老人。他是泉城義工，經常參加公益活動，他還擔當義務講解員，每年都會來這裡。手持擴音器，表情凝重，聲音洪亮，他一臉認真地向來到的年輕人講述慘案的起因與經過，聽到他的聲音，我陡生莫名的感動，內心微微發熱，掀起陣陣漣漪。有位中年女子，聽完他的敘述，不禁掩面而泣；一位步履蹣跚的老先生，情緒略顯激動，顫顫巍巍，他站在紀念碑前，挺直腰板，舉起右臂高聲疾呼……我注意到，他的眼角噙着淚水。此刻，我的精神得到洗禮，「牢記歷史，不忘國恥，熱愛祖國，好好學習！」伴隨「五三」鐘聲響起，低迴哀婉，久久迴旋，孩子們在紀念碑面前大聲宣誓，聲音迴盪在濟南上空，更響徹在人們的心房。

泉水躍動，泉聲淙淙，和着時代前進的節拍，奏響一座城市的交響樂。位於泉畔的「五三」慘案遺址，花崗岩雕刻的碑，呈翻開的日曆狀，老濟南人稱其為「月份牌」。天天路過的市民，不自覺地眺望；外地過來的遊客，會虔誠地佇足凝望。秋天，碑上落下黃葉，有人會上前撫一把；春天，踏青放假時節，有學生主動擦拭碑銘。是啊，我們都是蔡公時烈士的後代——是精神的後裔。

觸摸歷史，戰爭、國難、侵華、凌辱、愛國、珍惜……這些字眼，充斥着我的心房，碰撞，交

集，灼燒，燃燒。作為80後生人，我體會不到特殊年代生與死的界限，體會不到抗戰年代炮火與掠殺的意義。但是，歷史就擺在那裡，英雄就站在那裡，只有一步之遙。他／他們的死，沒有畫上休止符，他／他們為國家與民族所奉獻的青春與生命，必將在後代人的心靈中犁成良田，留下芬芳的腳蹤。

一個民族的復興，最終將是精神的復興。——我頓悟道：泉畔的眺望，靜默，低首，沉思，就是我們長骨頭、補鈣質的過程。這個過程就是精神的成長，拔節，就是信仰的凝聚，高揚！

不禁想起蔡公時烈士的銅像，他的那雙眼睛，彷彿正在訴說着國難當頭的無畏擔當，青春與理想，責任與使命，懺悔與反思，全部在對視中有了意義：不忘昨天，珍惜今天，展望明天。

我不止一次地重溫「五三」慘案遺址上雕刻的碑銘，然而，重溫的何止是一篇碑銘，而是蔡公時烈士以及千千萬萬浴血奮戰的中國同胞！而是曾經忍辱負重、戳心難忘的歲月！而是抗戰時期身陷囹圄的苦難中國啊！

泉畔的眺望，沒有盡頭，沒有終點。此刻，我感受到他／他們體內的憂憤與堅毅，痛苦與力量，大義凜然，九死未悔。血液沸騰着，心房迸射着，理想奮揚着，這就是永恒的絕唱。「民族精神，千古卓絕。」我在眺望，目光灼熱，心如泉湧。



■蔡公時紀念館於2012年在濟南開館。 中新社

兩年前的「禮物」

方寸不亂

方芳

香港著名美術家、美術教育家盧巨川老師走了，享年九十五歲。月前到療養院看望臥病在床的老師，刻意向老人家提及他贈我的那份「禮物」，盧老師頓時高興得臉泛霞光，他着好好留個紀念，那次是師生愉快的告別。

兩年前的春天，盧老師託人轉來一個密封的文件袋，那是多篇傳媒訪問他的影印本，其中包括他和徐悲鴻大師的書信藏品剪報。當時隱隱然有點不安，老人家把自己的珍貴回憶託付，是否有點「預告」？

盧巨川老師是徐悲鴻大師的弟子，他本人又得國家文化部頒授「藝術大師」的榮譽稱號，他除了在培僑中學任教外，早年創立了香港當時唯一的藝術專科學校「嶺海藝專」。

本人與盧老師結緣不在美術，而在德育。他是我中學一年級的班主任，全班都是新生，可能合眼緣吧，上課沒幾天，盧老師

萃神乾坤

連盈慧

報紙終於「加價」了，加不在報攤，也不是七元加到八元，而是來自便利店一幅大字通告，過去很長一段日子，便利店每份報紙都減收「一元」，約莫半月前開始便只減五角。

相信這枚小硬幣，給便利店帶來的收益，也不會多過給報紙顧客帶來的不便。一角二小硬幣店舖已不肯收取，不大不小那個五角，緊在錢包暗角裡要掏出來，讀者不怕麻煩嗎？

大抵找贖，雙方會不會費時多做工夫？減五毛，可知在今時今日，這五角變得有多麼重要。

這五角錢的重要地位，可說打從響應環保，超市購物背心膠袋另外收費五角開始，立例之後，大家很快就習慣了，倒不知道麵包店舖也有此「例」。

那天在×爵餅店選購了芝麻麵包和酥皮菠蘿包，店員大膽硬要把芝麻長包和菠蘿包放進同一個小袋裡，不然就要另外多收五角膠袋錢，硬麵包碰酥皮菠蘿包，可以想像菠蘿包的酥皮會變成怎麼個樣子；過去在其他餅店買過類似的餅食，店員都沒意見，自然分用兩個膠袋，那家店子的「一袋兩制」便可算奇招，如果先後分兩次購買，也不是要給兩個膠袋嗎？不明白那家店的工作人員腦袋為什麼那麼僵化。

不願多付五角膠袋錢，大家也是基於環保意識而非為了省錢，不然穿着一身光鮮的主婦，為了忘記攜帶購物袋，雙手捧着幾杯乳酪「梳香蕉狼狽過馬路」的景象便不會發生。

那些基層公婆婆婆，手挽着殘舊得像鹹菜一樣的塑膠袋，便知道這五角錢除了環保外，廣告句子中的「慳得蚊一蚊得一蚊」，也得改為「慳得半蚊得半蚊」了。未立法前公婆婆婆手挽的光鮮膠袋，看上去他們的生活還沒有今日那麼辛酸呢。

女性上台的契機

獨家風景

呂書練

西方媒體將今年定為「女性之年」，是因為今年有多位女性登上或預期登上政經權力最高位，時值全球興起「反建制之風」，我想，這恰給女性上台提供了契機。

且不論過去二十年前給時頻繁的南亞國家興起世襲式女領袖旋風，到了今日，世襲的味道減少了，但女性得以上台，往往是社會分裂或撕裂之際，這是否意味着女性那天生的母性情懷和柔軟手段予人以慰藉？

三十年前，婚後從未工作的三孩之母科拉桑，在教會的背書和軍隊的支持下，這位笑容可掬、形象慈祥的家庭主婦登上了「僕人之國」菲律賓的權力最高位，更開創了首位女性民選女總統的先河。然而，她在六年任期不但沒辦法扭轉菲律賓的經濟，也無法消除貪污現象，卻促成了國會通過總統任期六年、不得連任的法律，杜絕了總統因任期過長而出現更嚴重的貪污機會。

二十多年後的今日，女領袖已見怪不怪，她們在競選時所打的「女性議題」也不見突出，因為相對經濟衰退、社會撕裂和青少年問題，「女性議題」只好暫時靠邊站。

但仔細研究，女性領袖而出現的社會往往往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這些社會或所屬政黨出現嚴重的分裂，男人之間要不鬥得你死我活，要不意興闌珊，無法達成共識，社會或政黨欠缺凝聚力。但新上台的女領袖面對的，就是一堆爛攤子，當年資歷甚淺的蔡英文獲選為民進黨主席如是，今日成為國民黨百年史上首位黨主席的洪秀柱也是如此。

二零零八年臨危受命競選主席時，民進黨受陳水扁貪污案影響，民調支持度低到只有兩成，負債兩億多台幣，黨部幾乎發不出薪水。富家女出身的蔡英文只好放下身段走進民間，在街頭和電台呼籲民眾「小額捐款挺台灣」，居然不用一年就令黨內資產由負轉正。

即使在西方國家，默克爾於二零零五年接任德國總理時，社會也是百孔千瘡，國家負債是國民生產總值的六成六，又因歐盟關係，企業東移，造成大批人失業，失業率近百分之九。默克爾上台銳意為她帶來變革，十年下來，今日德國不但主導歐盟，她也成為世界級領袖。

跟以往女領袖憑藉父蔭或夫蔭上台者不同，蔡英文和默克爾都非政治世家出身，也不算有群眾魅力，卻有鏗而不捨的學者精神，也非有如泰國前女總理英拉和韓國女總統朴槿惠般在競選中特別強調女性身份，乞求「給女人一個機會」，反而更注重理性溝通。